

THE RAINMAKERS OF AMERICAN

美国

说客

美国律师协会 (ABA)

历届“最佳辩护律师奖”得主

法庭辩护经典案例选集

THE GREATEST LAWYER'S DEFENSE



青海人民出版社

目录 (下册)



第十五章 德林克尔·波特律师:卢德厄姆诉米弗林公司赔偿案..... (1)

1. 一位天才的辩护律师..... (2)
2. “我们现在有了个大案子”..... (5)
3. 审前预备会议..... (8)
4. 有六名黑人母亲的陪审团..... (12)
5. “我要让他赔更多更多”..... (17)
6. 理赔部工作手册的第二十四节..... (26)
7. “他们故意欺诈成千上万的人”..... (36)
8. 拆穿保险业大亨的诡计..... (47)
9. 荒谬回答产生了喜剧效果..... (57)
10. 辩方证人落入陷阱..... (66)
11. 一篇效果极佳的结案辩词..... (76)

第十六章 约翰尼·科克伦律师:加利福尼亚州诉辛普森谋杀案..... (85)

1. 双重谋杀案.....(86)
2. 全美明星律师“梦之队”..... (91)
3. 辛普森案审理策略.....(98)
4. 一位杰出的黑人律师.....(100)
5. 纽约式辩术.....(111)
6. 纽菲尔德律师发起强攻.....(115)
7. 交叉询问大师显露辩才.....(121)
8. “嘿,我们赢啦!”..... (127)
9. 布格里奥西律师如是说..... (152)

第十七章 格里格·加里森律师:印第安纳州诉泰森强奸案..... (169)

1. 世纪拳王遭到起诉.....(170)
2. 法庭上的“钢琴师”.....(174)
3. 刑事案件中的“沙漠风暴行动”.....(177)
4. 三个小时狂轰滥炸般的提问.....(186)
5. 辩方占据主动权.....(191)
6. “我是无辜的……请相信我”.....(197)
7. “被告已经对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204)
8. 德肖维茨律师接手上诉.....(211)

第十八章 帕特·佩斯特里律师:马萨诸塞州诉凯普特谋杀案..... (217)

1. “法庭之狐”出击·····	(218)
2. 质询爱德华·利纳斯先生·····	(220)
3. 寻找证人的“脆弱领域”·····	(223)
4. “实际上,这是一种人道举动”·····	(239)
5. “铁女人”崩溃了·····	(243)
6. 在高潮消退前结束审判·····	(253)
7. “安妮·凯普特无罪”·····	(262)

第十九章 马克·伊藤律师:日本移民公民权诉讼案·····

····· (271)

1. “在战场上没有宪法权利可言”·····	(272)
2. 一份自撰的辩护词·····	(274)
3. 普塞尔律师发动集团诉讼·····	(276)
4. “至少本案目前还未进到那一步”·····	(280)
5. “种族和肤色从来没有军事上的意义”·····	(283)
6. 政府律师唯一能选择的立场·····	(287)
7. 马克律师盘问前司法部长助理·····	(291)
8. 一道古老的英王敕令·····	(297)

第二十章 梅尔温·贝利律师:得克萨斯州诉杰克·鲁比谋杀案·····

····· (299)

1. 接踵而来的刺杀·····	(300)
2. “美国诉讼之王”·····	(302)
3. 是预谋杀入还是精神错乱·····	(311)

4. “看看他那双毒蜘蛛般的眼睛”	(319)
-------------------------	-------

第二十一章 德尔福斯·德尔马律师:纽约州诉哈里·韶谋杀案

(325)

1. 富人谋杀富人	(326)
2. “西海岸律师协会的小拿破仑”	(328)
3. 德尔马纵谈“美国时代症”	(330)
4. “我想让他也嫉妒嫉妒我”	(337)

第二十二章 伊曼纽尔·布洛克律师:合众国诉卢森堡夫妇“叛国”案

(339)

1. 令人心惊胆战的原子弹间谍案	(340)
2. 布洛克律师对证据提出质疑	(342)
3. 几乎所有证据皆不能成立	(346)
4. 行刑日期再三被推迟	(353)
5. 辩护律师们顽强地战斗着	(355)
6. 法默律师提出改判的新论据	(360)
7. “法西斯主义杀害了卢森堡夫妇”	(363)

第二十三章 弗兰克·加尔文律师:罗森太太诉圣卡特琳医院赔偿案

(365)

1. “这样的律师总使你招架不住”	(366)
2. 一只创造效果的手	(368)
3. 第一次交锋	(371)

4. 决不要问一个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378)
5. 摩菲法则.....	(391)
6. 最关键的一位证人.....	(394)
7. “我保存了原件的照相复制件”.....	(397)
8. “健全的生命值多少钱”.....	(406)

第二十四章 戈德夫利·艾扎克律师:加利福尼亚州诉乔金森谋杀案.....

..... (417)

1. “你被解职了!”.....	(418)
2. 野口验尸官精神不正常吗.....	(420)
3. 唯一的辩护策略.....	(425)
4. 十四分钟的开庭演说.....	(426)
5. 这是艾扎克律师的法庭.....	(430)
6. “我不希望见到他被定罪!”.....	(436)
7. 麦南坦法则.....	(442)
8. “他在当时的精神状况十分正常”.....	(450)
9. “宰得痛快,艾扎克”.....	(455)
10. “请善用你们的想象力”.....	(462)
11. “宣判被告无罪”.....	(467)

第二十五章 克莱伦斯·丹诺律师:一位辩护大师的胜诉史.....

..... (469)

1. “我要放弃这儿的工作”.....	(470)
2. 为铁路工会辩护.....	(472)
3. 为汤玛斯·基德辩护.....	(478)

4. “我的委托人是十四万一千名工人”	(486)
5. 为“西部矿工联盟”辩护	(499)
6. 为“里波路和娄伯谋杀案”辩护	(512)
7. 与威廉·詹宁·布莱安辩战	(523)
8. 为黑人欧西安·史威特辩护	(537)
9. “他正在扰乱天堂的法庭”	(542)

第十五章 德林克尔·波特律师

卢德厄姆诉米弗林公司赔偿案



简介

德林克尔·波特，1989年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芝加哥市亚伯拉罕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办理原告人身伤害方面的法律事务。波特多次争得数百万美元的裁决，其中两次分别为一千五百二十万和一千三百万美元。他是美国东部律师核心集团的成员，在庭审策略和保险方面，波特撰写过大量的论文。1997年，波特被美国律师协会授予该年度“最佳辩护律师奖”。

1. 一位天才的辩护律师

在德林克尔·波特上伊利诺斯州大学法学院第三年的头一个学期，他遇见了使他最终成为一名律师的比尔·麦卡利教授。

麦卡利教授是一个皮肤暗黄的爱尔兰人，年届花甲，一双手时刻动个不停。麦卡利教授的衣橱里全都是便宜的、没有形状的黑便服，像是他的衣服全是由一个工人阶级的意大利寡妇捐送的一样。

在见到他时，人们会想：噢，他的外表既然是这样的，他一定是有内在魅力的人。然而他们大错特错了，每个学期，麦卡利教授都会用他单调不变的嗡嗡的语调把几乎每一个上他的刑法课的学生们逼到神经崩溃的边缘。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又低又快的。当教工食堂卖鱼排时，他仅仅说：“放盆子里，谢谢。”

他对全美最高法院的全体法官们做的开庭介绍：“由于我的时间有限，我假定尊敬的各位先生对于本案案情和诉讼过程都已熟悉。”听上去就像一阵声音的颤动，如果你在法学院的走廊里对他说一声哈罗，你永远都不能确定听到的是他相应的寒暄还是仅仅是一阵空气穿过了墙上的裂缝。

但是，虽然麦卡利教授的语言简单到了接近白痴的程度，而且他缺少任何可以被称之为个性的特点，他却总能在他争论的关于警察高压管制犯人这一问题的上诉中胜诉。他的一些同事把他的胜利归因于他说话行文的简洁：他的文章简单得连三年级的小学生都看得懂。其他人宣称他经常胜诉是因为他的过度丑陋使上诉法官对他寄予了同情。还有少数人确信他是个技巧能手，他强迫法官们集中全力去倾听他连珠炮一样的发言，这样就抓住了法官们全部的注意力。这些法律工匠们所不能了解的真实情况是，虽然上面所说的原因全都成立，比尔·麦卡利，这头黑色的老山

羊，站在全体大法官面前的时候，体内燃烧着熊熊的法律之火。

“波特先生，”在学期结束的时候，麦卡利教授一边走进他的学生的公寓，一边说道，“你那篇《关于非金融犯罪的法规范畴》的文章取得了高分。”

德林克尔正在刑事法律国际中心的一张桌子边工作——这是位于西二十五街一个廉价旅馆里的一套两间屋的临时公寓——他没有听清全部句子，传来的字只有“范畴”和“高分”，所以，带着相当程度的自信，德林克尔回答道：“谢谢你。”一边竭力克制着传遍全身的喜悦的颤抖：“非常感谢。”

“不客气。”

这套公寓和麦卡利教授极为相似：毫无魅力，缺乏趣味。原本用来作客厅的屋子里塞着四张可折叠的桥牌桌，每一张桌子都在法律书籍和纸张的重压下呻吟着。黑赭色的装得满满的柜子像是竖起来的棺材。

德林克尔吃惊地看到麦卡利教授从另一张桥牌桌边推了一把折叠椅过来，在他身边坐下。“做什么？”教授问。德林克尔举起正在上面写字的黄色法律笔记本，但是在他开口准备解释他对纽约州起诉桑姆尼先生一案中控方可能提出的论点的分析时，教授补充道：“夏天不做此案。”

“我暑假还没有计划，”德林克尔告诉麦卡利教授，“我想留在法学院。”

“我不能让你做研究助理，”麦卡利教授宣布道，这次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不是因为你干的不好……”

“请原谅。”德林克尔喃喃说道。

“这不是因为你在整个学期里学习不努力。”麦卡利教授说，每个词说得都像是一个单独的句子。

“啊……嗯。”德林克尔回答。

“你很勤奋……用了很多时间。但是你的天赋……不适合做

◇美国说客

研究，你适合做实际工作。”麦卡利教授沉吟了一会儿，抬起头，眼里闪着光说：“你是个天生的辩护律师。”

在听到这句评语一年后，德林克尔剪了一个被人们称为“掌权猪”的发型，穿上蓝色暗条纹的西服，打上了深红色的领结，开始在芝加哥一个颇有效率的小型律师事务所工作了。那年他刚满二十六岁。

他作为律师的第一个案子是一件三级性骚扰案。他花了大量的功夫来准备案子，就好象他是某个强奸电影明星案的起诉人，尽管客观上他也承认这件普通人诉阿尔方索·麦克西的案子不能算是美国文化中的一个焦点。这只不过是一件轻微犯罪，他要指控阿尔方索在地铁列车刚开出四十九大街车站时，在第七车厢北面触摸了一个叫黛茜·怀特的女子，他要让这个狗狼养的东西为乱摸女人付出代价。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阿尔方索给人以良好的印象，他有一个轻重量级拳击手的身材，和一副富有磁力的低沉的嗓子。而黛茜·怀特却与之截然相反，她看上去像是弗洛伊德研究歇斯底里症的一个病例。她总是那么紧张，紧张得她说话时就像在尖叫，紧张得每当问她问题的时候她都要用胳膊使劲护住胸脯，好像那是一对弃婴。“我想他会给陪审团留下恶劣的印象。”德林克尔对被指定监督他起诉的一位律师说。这个律师是个比德林克尔早来一年的律师，他对德林克尔说，尽力去做，根本就没从他正在阅读的检验报告上抬起头来。德林克尔觉得他如果抬起头来看一眼，肯定会想不起他是谁。

不过他不久就着实从上到下仔细端详了德林克尔。德林克尔打赢了黛茜诉阿尔方索·麦克西的案子。关注这个案子的每一个人——这些人不算太多——都认为此案办得干脆利索。他像所有好的出庭律师一样具备了所有的条件：彻底的准备工作和天才的现场表现。德林克尔的工作优点不在于长篇大论或者利用交叉询

问，他擅长用事实说话，他那种经常惹恼了家里人的直率劲在法庭上却大为有用。

如果被告听上去像是清白无辜的，这只不过需要一点常识来引他回答某些复杂的问题。所以德林克尔问：“你说你只是碰了原告一下。”“是的。”被告表示同意，他对律师的下一个问题也表示同意，是的，他记得是碰到了她的左胸，不过这只是个意外，根本就没掐她。

这时德林克尔请他走下被告席，演示一下当时的情景。“请原告站到法庭中间来。”德林克尔建议道。阿尔方索的律师提出抗议，法庭驳回抗议。

德林克尔说：“好，你用右手抓住了车厢里的扶杆，现在，如果你像你被害人全都同意的那样面对这个方向……她站到你面前。是这样吗？”律师问。“是的。”被告表示同意。“现在不要真的碰到她，向我们演示一下你没站稳的时候是怎么一下子滑到了黛西·怀特女士这一边，你的手怎么会碰上黛茜的胸部的。”被告显然没法证明。

陪审团只审议了三十分钟。当他们带着被告必须支付五万美元赔偿金的判决返回法庭时，德林克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回办公室前给麦卡利教授打电话。

“太理想了。”麦卡利教授大声说。德林克尔可以凭他的声音断定他是真的为自己高兴。“太辉煌了，”教授说，“德林克尔，所有的法庭故事都是关于伟大的被告辩护律师的，你以前想过这点吗？现在他们要为你开辟一个新的领域了：天才的原告律师。”

2. “我们现在有了个大案子！”

德林克尔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人们简称为亚伯拉罕事务所，由八位律师共同组成，五位是出庭辩护律师，另外的三位则资格

◇美国说客

较嫩，是所谓的普通律师。那五位出庭辩护律师都是经验丰富、辩才无碍之辈，每人都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律师帮办，这几个人构成一个小组，叫做出庭单元。每个出庭单元都是独立工作，不与他人发生关系，每一位出庭辩护律师自己管理自己的那一套工作班子，他有权承接新的案件。

在“黛茜诉阿尔方索性骚扰案”胜诉后，亚伯拉罕事务所将德林克尔·波特看做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他立即被指派担任出庭辩护律师。

1990年4月的一个星期四下午，事务所负责人亚伯拉罕·肯尼迪闯进德林克尔的办公室，嘴里嚷道：“年轻人，我们现在有了个大案子！”

1985年3月，丹妮尔·卢德厄姆太太在米弗林国际保险公司为十七岁的孪生兄弟山姆和罗伯特投了家庭健康保险，此后连续五年卢德厄姆太太一直按时缴纳保险费，直到1989年8月，山姆被芝加哥市立医院诊断患了急性白血病，需要从罗伯特身上移植骨髓，整个手术大约要花十五万美元。然而米弗林国际保险公司以种种荒唐的理由，诸如排除原则、豁免原则、先存情况、附属细则等等，拒付医疗费用，以至贻误了山姆的治疗时机。

在这八个月中，卢德厄姆太太八次致信给米弗林国际保险公司在亚特兰大的总部提出索赔要求，八次被拒绝。最后一封拒绝信竟然这样写道：

亲爱的卢德厄姆太太：

本公司此前已七次书面拒绝你的索赔要求。我们现在再次拒绝，此为第八次，亦为最后一次。你一定是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

这封回信卑鄙得令人吃惊，写信人显然确信卢德厄姆太太决不至于会拿给任何一位律师看。

愤怒的卢德厄姆太太终于决定起诉财雄势大的米弗林国际保险公司，亚伯拉罕律师事务所与她签订了委托合同。按合同规定，卢德厄姆太太不需出一分钱，亚伯拉罕事务所负责一切花销，如果胜诉，亚伯拉罕事务所将获得索赔数目的三分之一。这对于贫困无助的卢德厄姆一家，无疑是打官司最好的方式。

这件案子交给了德林克尔·波特。

他在翻阅案卷和材料时，看到那些富可敌国的保险公司对小人物欺诈到了何等地步，使他大为震惊。即使区区一百美元，他们也要搜刮到手。即使再毒辣的手段，他们也不惜加以使用。而投保者上告人数之少，也使德林克尔十分惊疑。大多数人从不找律师咨询，他们在对方出示了保单后面厚厚的密密麻麻的附件之后，便轻易地相信：原来只是他们自己以为索赔的项目属于保险范围而已。

根据一项研究所做的估计，在保险欺诈案件当中，曾经找过律师的受害者还不足百分之六。买保险的这些人，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就像害怕保险公司一样害怕律师。走上法庭，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宣誓作证，这个想法本身就足以使他们保持沉默。

“但现在不同了，”德林克尔·波特当天晚上打电话告诉麦卡利教授，“我们会在法庭上狠狠地教训这帮吸血鬼。”

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德林克尔·波特和他的助手索斯派克·纳尔逊一道，马不停蹄地撰写诉状，调查取证。德林克尔已经背熟了此案的案情、有关程序和证据，对于如何取证、如何挑选陪审员、如何盘问证人、以及如何打赢官司，都有了一套完整的计划。

1990年8月21日，德林克尔在芝加哥巡回法庭书记员办公室下班前一分钟，赶到那里递交了起诉状，状告米弗林国际保险公司和鲍勃·霍普，那位出售保单给卢德厄姆太太的经纪人。

德林克尔的委托人卢德厄姆一家，要求的损害赔偿费为二十

万美元，外加惩罚性损害赔偿一千万美元——他们一直遭人践踏，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现在他们终于反击了。

3. 审前预备会议

审前预备会议于1991年1月中旬在苏姆纳·克兰西法官的审判室里举行。他让双方围着被告律师席坐下，并且在法庭门口派了一个法警，阻止闲逛的律师进入庭内。法官自己坐在桌子的一端，没有穿长袍，一边坐着秘书，另一边坐着书记官。德林克尔坐在他的右侧，背对着法庭；在德林克尔的对面则是被告律师团。

坐在正中，面对着法官的是欧涅·T·贝茨曼，芝加哥最大的詹姆斯—赖斯事务所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毕业于耶鲁法学院，有着长达三十六年的出庭辩护经验，对各种各样的商业诉讼无一不精无一不能，打败的官司极少，是真正顶尖的出庭辩护行家。迪安·孔兹，三十九岁，哈佛校友，詹姆斯—赖斯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出庭经验十四年。萨曼·辛克莱，三十一岁，毕业于哥伦比亚法学院，虽然还不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辩护经验也已有六年。富勒·格罗，三十岁，毕业于西北大学，辩护经验五年。亚历克·普伦克，二十八岁，律师刚当了两年。此人这天突然在被告律师团中亮相，其原因不言自明：他是耶鲁毕业生。此刻主持听证会的苏姆纳·克兰西法官大人也是耶鲁毕业生，普伦克也就来到了这里，无疑是想与法官大人拉拉关系。被告律师团出庭辩护的经验，加起来竟有六十三年之久。

双方都已提交了各自的预审程序草本，这天的任务是解决相互纠缠的难题。最终一致的程序将作为开庭审讯时的蓝本。

双方律师讨论了证人的问题。德林克尔几乎把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全都列入了证人名单。

第十五章 德林克尔·波特律师◇

律师们对文书材料争论了一小时。贝茨曼赌咒发誓地说，他们已把一切和盘托出。别人也许会相信他的话，可德林克尔却怀疑他撒谎。克兰西法官同样不相信他。

“原告曾经要求你们提供过去两年中现有投保人的数目、同一时期提出索赔要求的数目、以及公司拒赔的数目。你们提供了没有？”

贝茨曼倒抽了一口冷气，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说：“我们正在整理这些数字呢，大人。对此我可以发誓。这些数字需要的资料，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地区办事处里。我的委托人有三十一个州办事处，十七个地区办事处，五个区办事处，确实很难——”

“你的委托人有没有计算机呀？”

“当然。不过，这也不仅仅是敲几下键盘，什么数据都可以出来那么容易。”

“过三个星期本案就要开始审理啦，贝茨曼先生。我现在就要这些数字。”

“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呢，大人。我每天都在催我的委托人。”

“快把它拿来！”克兰西法官逼他。

接着又讨论一些不怎么敏感的问题。双方一致同意本案审理预定两周时间。这次预备会议开了两小时。

“先生们，现在谈谈你们和解谈判的情况吧。”法官说。

“你提出的最佳条件是怎么样的呀，贝茨曼先生？”

那五张脸上露出了颇为满意的表情，仿佛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就要出现。“嗯，大人，就在今天上午，我的委托人授权我在此提出向对方提供二十万美元了结本案。”贝茨曼说话时稍稍带点舞台腔。

“波特先生？”

“抱歉，我的委托人已经指示我不得和解。”

◇美国说客

“数目再大也不和解？”

“完全正确。她要的是在那边陪审席上坐着陪审团，她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儿子遇到了什么事。”

桌子对面是一片震惊和迷惘。

“这太令人无法容忍啦。”贝茨曼演戏一般地说。

“开庭审理是不可避免的，”德林克尔说，“你做好准备吧。”

克兰西用手指了指一沓材料，秘书赶忙给了他。他将一张名单给了德林克尔和贝茨曼。“这是可供挑选的陪审员的姓名地址。一共九十二名，不过有几位可能已经迁离本市。”德林克尔一把接过名单，立刻埋头阅读。

“我们将在开庭前一周挑选出陪审员，所以请你们在2月1日做好准备。你们可以调查他们的背景，不过和他们做任何直接接触，当然都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调查卡在哪里？”贝茨曼问。每个潜在的陪审员都要填写一种卡片，提供有关年龄、种族、性别、工作地点、职业和教育水平等基本资料。开始挑选陪审员时，这往往就是律师所了解的有关陪审员的全部信息。

“我们正在准备，明天将寄出。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啦，大人。”德林克尔说。

贝茨曼摇摇头。

“我希望很快就能得到关于投保人数和索赔人数的资料，贝茨曼先生。”

“我们正在努力，法官大人。”

德林克尔在事务所附近的那家食品合作商店一个人吃了午饭。他一边不慌不忙地吃着，一边盯着那张九十二人的候选陪审员名单。实力雄厚的贝茨曼将会组织一个调查组，探听这些人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生活。他的手下会偷偷拍下他们的房屋和汽车，摸清他们是否曾经卷入任何一桩官司，搞到他们的资料报告